

反映当代青年心态的不可多得的现实力作

何

必

太当真

张伯序 著



THE BI TAI DANG ZH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必太当真

HE BI TAI DANG ZHEN

张伯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必太当真 / 张伯序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0

ISBN978-7-5059-5689-6

I. 何…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741 号

书 名	何必太当真
作 者	张伯序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樊东屏
责任校对	张杰丽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689-6
定 价	16.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題贈張伯序先生

曲配文優
品藝雙修

唐羽

二〇〇七年八月

后来有人出钱点歌。唱得稍远一些的则如也站起来，抬眼要听另一首。

这边道自己先出，而且已出了一百元钱。

那边另上回应道：“一百块就算些喽，我出的是五百咧。唱我的！”

这边立即不屑道：“张老子讲钱？有点宝吧，八百！听我的！”

那边紧接挑战道：“一千，莫争吐，唱喽！”道头都不甩一下。这边终于恼火起来，

道：“不放出钱色来，看样子你咯（道）个家伙不清白！咯样喽，只要你给老子唱，老子给你拿去！”

周围人开始幸灾乐祸地叫好，有的甚至添油加醋地扇阴风点鬼火，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看富鬼打架，谁赢谁输。

作者手迹

现实人生的多彩折光

——张伯序长篇小说《何必太当真》序

◆当代文学大家 石 英

读过张伯序的长篇小说《何必太当真》，觉得很有些新意。任何文艺作品，最忌讳一般化、大路货，了无新意，而新发现、新角度当然都应视为有所创新的可贵努力。

这部篇幅并不算长的小说，以简洁利落而决不拖泥带水的叙述语言，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当今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青年的一些心态与活动的侧面。作者以当代人写当代事，以当代年轻人写当代年轻人的逆顺忧乐，所以使人读来觉得分外畅达，分外亲切。应该说，客观冷静地直面社会转型期青年一角的生活层面，并进行较细腻地而不是浮光掠影的开掘，不论是在小说中人物的同龄读者还是年长的一代面前都展现出一幅当代社会的人性风情画。这样的画面当然不是陈旧的，而是时代一个剖面的写真。在这方面，体现出作者的敏锐观察力和较为从容的表现力。

小说在结构方式和情节连缀上，采取是自然发展而并非刻意营造的组合。基本上是按照人物性格推进以及相互关系的碰撞而形成情节的起伏跌宕。它并不拘泥于机械地黏合，而时常有所跳跃及合理的省略。这种结构方式我想不仅是出于文字的节省，更有利于造成大大小小的悬念，使读者颇有品味的余地。如此便使作品少了冗杂而比较精练与简约，且无碍于小说的可读性。这样的结构方式和情节组合虽非完全首创，却还是给人以一种比较新颖的感觉。我在

序 言

想,何以本书能以十余万字篇幅却有较大的内涵容量,不能说不与这种不崇尚庞杂的结构与组合有很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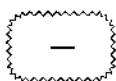
小说的人物不多,但大都活动线路清晰,各具有性格或面貌。他(她)们无疑都是现代人的形象,无论是他们的所长所短、可取与不可取、令人喜爱与不使人喜欢的特征都带有不能误认的现代色彩。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公职工作人员,有的是演艺圈中人,还有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漂泊者,但既不是“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也不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透了的家伙。他们的主要人物(如乐如风)是一位教师,但可能没有达到在一切方面都足以“为人师表”,在许多地方还远未严谨和周正,但也有正道和热诚的本质在。譬如他路遇有人遭遇难处而相救,却绝非为了图报,对他来说即是一种自然的品性。他日常的行止并非那么无可挑剔,但也不是毫无自律和责任感,应该说总的来看是一个真实可靠的人物。他的朋友,即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许文,生活道路上有所失误,但也不是自甘堕落,通过主观的觉醒和外力的促动,终能幡然自拔。其他如娄小佳姐妹等人物,也都在各自的性格轨迹上活灵活现,是生活中的常见的来去匆匆的影像,却也不失为具有一定新意的造型。不过,作家笔下的人物似乎并不着力于常规的“塑造”,而是在一定艺术功力的驾驭下,按照真实的原则自然由笔端流泻而出,因而不带任何矫揉造作的痕迹。

作者的小说语言也是有特色的。有一点与当前流行的时尚叙述似乎类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张伯序的叙述语言,在娴熟中又摇曳多姿,在富于生趣中又不失自然。他名之为《何必太当真》,其实与某些旨在玩世不恭的小说语言还是有很大区别:它固然也有合理而适度的调侃,但并没有流于否定一切庄严、嘲弄一切传统类的地步。能够把握这个“度”是很重要的,把握得好则使正当的价值观不致受到亵渎与否定;能够清醒对待便能较好地分清审美与揭丑的色调,而不致混淆了必要的是非界线。

显然,本书作者是较合理地汲取和运用了当前流行的叙述方式

与传统表现方法的优长。譬如他绝不是一味大而化之、一无遮拦地信“笔”开河，而特别注重细节的刻画，有些章段的细节的运笔是很到位、很深刻的。我们说，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艺术表现上，没有细节便无异于没有眼睛，缺乏好的细节无异是有眼睛而无神采。大篇叙述再长驱直入，口若悬河，也要时见艺术细节的精彩浪花；再“侃”得多么唾沫四溅，在面对具体生活真实时也要十分认真对待，绝对滑头不得。本书作者深知此点，故在流畅叙述与细节刻画之间糅合得比较协调；在自然通脱与艺术用心两个方面决不偏废。相信随着作者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在这些方面必能愈见成熟，愈见功力，当值可期。





那日，夕阳红得像剥壳的咸蛋黄，格外耀眼。乐如风和死党许文坐在国贸大厦的屋顶边沿，争着用望远镜瞄美女。

许文自言自语道：“来哒，来哒，找到一个，哇塞，魔鬼身材。”

话音未落，手中武器已被乐如风抢走。他顺着原来的方向望去，镜头中马上出现一副绷裹了薄衫短裙的高挑身段，曲线玲珑，风姿绰约地行着。

“看来晚饭有着落了，蚊子。”乐如风道，“本来我正愁着呢。”

“是谁？被你这个混吃混喝的祖宗惦记上了，我觉得该替他击鼓鸣冤。”许文道。

“你啊。”乐如风斩钉截铁地道，“除了你，还会有谁如此乐善好施，跟菩萨似的。你别不信，咱俩可以打个赌。”

“赌什么你都会输。我发誓从这一刻起跟我的钱包同生共死。”许文道。

“好。就赌你猜不着地上那位仙女的职业。”乐如风停下来道，“赌注是今天晚餐。允许多项选择，现在开始。”

“演员？模特？空姐？公司小秘？要么就是女招待？女校花之类的？”许文卖力地挖掘起所有与楚楚动人美丽明艳有联系的名词。

“哎，想象力有限呐，哥们。你说的这些跟她丝毫也沾不上边。”乐如风摇头叹息。

何必太当真

“或许她只是名普通的劳动妇女。要不跟我们一样，是个落魄的无业游民也说不定。”许文道。

“不，她有份很好的工作。”乐如风道，“这份工作薪水丰厚而且与众不同。”

“我想也是。别人的脸蛋、气质，命中注定到哪里都能混得比你强。”许文道，“我怎么感觉你们认识一样，在合伙蒙我吧。快讲，她干什么的？”

“一女贼。”乐如风道，“蒙你那都嫌傻。”

“不可能。”许文再次夺回望远镜，迫不及待地贴在眼上。果然看见那女郎正与一个黄发高鼻的新疆少年交头接耳，然后伺机凑近迎面而来、举着砖头大哥大满世界招摇的男子，略施美人计后便收获不菲地匆匆打的离去。

“真该死，他妈的，人也太不可貌相了。”许文骂道。

“怎么样，这时候恨不得自己真是只纳米比亚蚊子了吧，携带上一肠子病毒，飞过去叮她一口。”乐如风笑道，“只是要小心，别中了母臭虫的催情瓦斯。”

“那是。”许文反唇相讥，“我看该小心的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城市，尤其是这个城市里的大龄女同胞。有个疯子刚从脑科医院跑出来，据说他最擅长自命风流拈花惹草、无事生非、兴风作浪什么的。”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请客也有好处的。”乐如风道，“钱是花了，口才也练好了嘛，我要是你就经常追着屁股请人客，那才能‘急中生智’呢。”

“去你的急中生智。”许文打他一拳，道，“我看你是‘饿’令智昏不择手段。”

乐如风还他一脚，许文站起身来逃避，孰知一头抢入怒目横眉的黑脸保安怀中。

便独自出来溜达，想换换手气图谋东山再起。刚好撞见俩人嘻哈打闹。并不由分说，只用对讲机唤了两声，楼洞中霎时涌出一团同事，将两人围住，推推搡搡地去了。

“姓名、年龄、职业，来这里搞么子路（干什么）？”那保安脸色黑沉、口气凝重得像在提审重大嫌疑犯。

“报告长官，我们今天还只是芬芳桃李，明天就要成为国家栋梁了。”许文道。

“什么话？好好交代问题！”黑脸拍着桌子吼道。

“是这样的。”乐如风解围道，“我们是学生，找工作路过这里，我们不知道这儿不准站人，原打算上来看风景抒发抒发感情的。”

“对对对，想干坏事的绝不是我们。”许文道。

“还狡辩？有你们咯样（这样）看风景的吗？学生，你们是哪里来的学生？有什么证明？”黑脸不耐烦起来。

“证明？你要什么样的证明？”许文道，“就算你眼力差，看不出我们满腹经纶，起码也应该晓得我们不像准备对你下手的贼。”

提到“贼”字，乐如风想起刚才打赌一幕，暗自好笑。但见包公脸怒气愈甚，连忙调整心态，做出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翻出自己的学生证捧将过去。那黑脸研究完毕，也不递还，只教训道：“还大学生咧，不分场合的吵吵闹闹，什么素质？”

许文一把夺过他擎在手上的证件，用方言回敬道：“对！大学生就是素质低下，所以你就冒（没）读成器。说我们吵吵闹闹？你半夜里打起麻将来，只怕比哪个都闹得凶！”

这话戳中了黑脸痛处，顿时令他语塞。又苦于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句回击，只好怒形于色，众目睽睽之下就想动手，后被旁人努力劝住，眼睁睁看着两名毫无素质的家伙大摇大摆地出门而去。临了许文还丢了句：“神气个屁，搞不好老子哪天就管着你！那时候老子第一个端掉你的饭碗！”

说来也巧，不久许文果然被分进商业局，下基层锻炼的地点便

何必太当真

是这幢人楼。至于此后那黑脸保安是否还健在人世继续端碗吃饭，乐如风实在无暇顾及，后来竟也渐渐淡忘。因为分配前后的故事太多，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支小插曲。毕业之后，两人见面的时间远无原先来的充裕，但每每会面时总会有聊不完的新鲜话题。相聚时白天好像不长，夜晚更短。

乐如风选择了教书。

这个行当一度是他三十岁前的崇高理想。因为打小他便羡慕曾经受教的一位数学老师。那老师姓陈，模样英俊风度翩翩，酷爱体育运动，球场上崇拜者很多，尤其是高年级的女生。现在冷不丁有个改行的机会能让这个梦想成真，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领派遣证之时，乐如风内心居然有些激动。

在区教委那位严肃的女干部面前，他道，“我认为自己忒适合教书，真的。这主要归功于我的老师陈化生。他不无耐心地教导我们说，教师绝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每次理解这番话的时候，我就忒感动。你看我吧，学理工科的，底子不错，又作过班长、宣传干事、系学生会副主席什么乱七八糟的工作，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自认都可以。实习期间偶然顶替外地某单位子校的生病老师，没曾想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那单位的老校长至今与我还有联系呢，据说他退休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成为我的同事。哦，这话是他对人家说的，跟我没关系。其实也没别的，就因为我们家重男轻女。我是长子，父母已迁至本市附近，所以不便背井离乡，更主要的，便是教书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说完这堆连自己都觉肉麻的话，乐如风紧紧盯住女干部的眼睛。好家伙，一潭死水、波澜不惊呐。老狐狸，居然含而不露，丝毫看不出感动。他想。

“你在本市还有别的重要社会关系吗？”女科长半天方才吱声，

却问了个颇为怪异的问题。

“除去良师益友，绝没有皇亲国戚了。”乐如风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后来想起自己并未深刻领会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当初这么答，只是为了让自己略显纯洁一些罢了。

“这批从非师范专业吸收来的毕业生，你是头一个。啊，要有长期扎根教育的思想准备呀，啊。”女科长并不抬头，只用手正了正大眼镜框，道，“有些人呐，总想把教书当作留城的跳板，说来就来，啊，说走就走。这样一搞，岂不全乱了套？要都不干了，教育还怎么办呢，啊？”

“您说得太对了。他们真该好生开导开导。”乐如风奉承道。“要不怎么说您仁慈呢，我看您就该把思想品德没过关的都分到乡下去，让他们……”

“别打断我，”女科长冷冷道，“年轻人要多吃苦才能进步。你看，我们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嘛，没有我们上一代的吃苦创业，怎么会有你们这一代的幸福呢？是不是，嗯？”

乐如风面上听得心悦诚服，暗地里数起干部末尾的语气词。谁知正过瘾处，耳边却突然没了声响。在确定她的政治课业已上完，这才连忙表白：“是是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就是您，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但说到吃苦吧，那也是我的强项。”

“那好，教育战线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们给你派了个学校，啊，虽然偏点，但还是区属中学嘛，你就好好干吧，啊。”干部喉中发出阵奇特的声响，脸上也相继展露如释重负的欢颜，仿佛在痛苦绝望的边缘寻见了胜利的曙光。

“太谢谢了，可以问问是哪所学校吗？”乐如风小心翼翼地问。

“培养中学。哦，就是九十九中。”女科长解释道，“这是派遣证，拿去吧。下一个。”

回去途中，乐如风有些沮丧。九十九？这个数字未免太大了些，若按大小顺序标记学校位置，自己岂不已被发配去了边疆？那校名

何必太当真

也无特色，“培养中学”，太显土气，跟旁人说起来脸上多少缺了光彩。记得面试之时，自己明明取得一所重点中学的信任，在好几轮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还当场得到校方的接收函，谁知到头来会是个不明不白的阴差阳错。早知如此，方才干部询问时，何不临场发挥一下，信口胡诌个市里领导的名姓做回临时亲戚，结果兴许会大相径庭。

唉，算了，逊就逊点吧，反正到哪儿都是教书，好在书是教定了的。这也算对自己技痒多年的一个交代，他转念想道。心态随之渐渐平和下来，转头寻许文请客去了。

上班那天，如风起得很早。洗漱完毕，便开始刻意打扮。先换了条崭新的牛仔褲，再套上干净的衬衣。刮去胡子，往凌乱的发沿喷了发胶，然后理顺梳光，弄得镜子后面的人脸颇有些玲珑恣肆意气风发的意思，又好一阵的忸怩作态。看看已近七点十分的光景，这才推着单车出门。

这是对的，出门时他安慰自己。这与花哨虚荣无关，头一天见人，还是留个好印象吧。

哟，不好，有雾。街上相隔几米已经辨不出熟人。慢点，慢点，再慢点。别碰车，别撞人，最重要的，别破坏了好容易培养起来的好心情。

见面后该如何与大家打招呼，这也是个问题。我该低调，别犯贫嘴的老毛病，避免得罪谁伤着谁才好，他想。转过一个街口时，他脑中已经情不自禁地浮现这样的画面：同事们笑脸相迎，老教师们长者风范，领导们和蔼可亲，一副师生同堂其乐融融的景象。美好生活从此开了头啊，同志们！

哭泣夹杂微弱的求救声。那声音绝非来自地面，他迅速做出判断。

好奇心驱使他在一个路井旁刹稳。那是个无盖的路井，明目张胆地趴在马路中央咧嘴讪笑，仿佛在讥讽这世上所有的高智商生物。那声音便发自井底。

有人不慎落井。这种事情他听说过，但从未亲身经历过。不能犹豫，赶紧救人，他下意识做出反应。此刻雾稠人稀，想找旁人合伙见义勇为不大可能，只好自己把这功劳独占。

“喂，那位，还能动吗？出个声。”他朝里面喊。

“……救我……”从上看去，似乎是个年轻女子。她正坐于积水中痛苦地呻吟。

“伤在哪儿？”乐如风问道。

“腿……腰……痛，哎哟……”那女子凄然回答。

“你忍着点，想办法站着，把手给我，我拉你上来。”乐如风道。但随即发现这是个错误，因为哪怕是把自己整条腿伸下去也够她不着。

“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去找根绳。”他继续道，接着四下里环顾。这节骨眼上却哪里寻得见绳索，今日的街道倒是干净得连灰尘都难以见到，好笑。

迟疑了一会儿，他抽出自己的军用皮带，放到最长，俯身探了下去。好在井不算太深，那女子努力一阵，才抓定皮带扣。乐如风便把皮带在手中挽了几下，使劲往上提。皮带勒得手面火辣辣地生疼。好容易将女子拉近洞口，已能用左手握紧她，于是两下一齐发力，女人湿漉漉地从洞中升起，然后狼狈地倒在他脚边喘息。

“你喜欢考古，也不必坐井观天嘛。这不，上不来了吧。幸亏世上还有我这号良知未泯的人。你真该好好感谢社会风气。”他笑道，本意是想冲淡眼前惨相兮兮的程度。那女的毫无反应。

“喂，喂，我说，你还能动吗？没事的话我可要走了。”那女子也不答腔，只一个劲轻声喊疼。这令乐如风有些焦急，因为他惊异地发现周围已经不知不觉聚起了人。在他眼中，这些围观者与好事者无异，大都具备灵敏的嗅觉和非凡的意识，能将想象发挥到极致，所以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令他们条件反射的好时机。

我坚决不能给他们提供创作素材，让人觉得我是肇事者，乐如风嘱咐自己。反正人已经救下，也该急流勇退了，撤。想到这里，他转身去寻单车。却突然醒悟，自己那根皮带尚在女人手里，便伸手去拾，谁知女人似乎因为惊吓过度变得痴痴傻傻起来，任他如何拉扯，手心竟然死死地拽着不放。

浓雾渐渐化开，这幕男女当街拉扯的画面终于成为风景。饶有兴味的驻足者越来越多。后来终于有人耐不住性子开始品头论足说三道四，居然多数是在为痛苦的女人打抱不平。

已经七点四十了，绝不能再耽误时间，何况自己还是头天上班。他想。于是蹲下身子，一面掰着女人的手指，一面说道：“喂，把东西还给我，我上班要迟到了。我俩素不相识，而且我又救了你，你可不能连累我。”

猛然感觉肩膀被人拍实。回头看去，一张尖嘴猴腮的瓜皮脸映入眼帘。“莫（不要）欺负女同志，有事好讲啥，满哥（年轻人）。”瓜皮嘴巴义正词严地表演本地方言，并伴着些许挥衣卷袖的手上动作，很有壮士盛怒为红颜的侠骨豪情。

乐如风懒得理他，拍拍衣角，站起身走向单车。那小子却好像认准了今日非要扶弱锄强一把，硬生生将自己瘦小的身躯塞在如风面前，不依不饶地鼓动观众：“大家看，这个男的打堂客（老婆），打成重伤啦，还想跑，太不像话，这样冒得（没有）道德理性的人，你们讲怎么办？”

奇效发生了。人群中立即有人响应，批判会就此鸣锣。

“畜生，要不得。”“打110啰，莫跟他多话，冒讲首，宝。”“两口子家务事，莫搞到街上啥，丑咧。”“这个妹子也是，怕么子啰，勇敢地站起来，去妇联告他，看他神么子（什么）神！”“要不我们把他也丢到井里去，怎么样？”“好！要的！”

乐如风哭笑不得。跟人说理吧，一己之力恐怕难敌众口；不说吧，自己又真像不法之徒在伤天害理。不如干脆溜掉算了。

进退维谷之际，一个过路的白发先生上前来道：“小伙子，啥也别说了，赶快送人去医院吧，我看这丫头受伤不轻呐。”这话算是解了围。乐如风二话没说，抱起浑身污秽的女人放在单车后架上刨开众人扬长而去。

找到附近的一家医院，等待、挂号、签字，然后又是等待。忙乎了足足两个钟头，身上仅有的百把块钱已所剩无几。可恼那女子还是这么浑浑噩噩不可理喻，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与之周旋半晌，末了也没弄清她是如何跌入路井的。只隐约晓得她好像姓刘，二十岁左右年纪，也是个学生。哎呀，管她的呢，希望她休息一阵后，能想起自己的家人或别的一些什么来，这好人好事他是肯定不能再继续做下去，因为自己的班已经迟到多时。想到这里，匆匆留下张便条，撇下观察室里的女子走了。

出了院门，如风后悔起来。原因是自己那张便条留得仓促，没有显示出一个大学本科生应有的思想水平。瞧上面都写了些啥？什么“刘女士，不好意思，是本人送你来的医院，并垫付了费用一百五十元。留条者，九十九中人民教师光荣的一员，乐如风。”虽然并未明说什么，但总有向人邀功逼人还钱之嫌，这不大符合自己的风格。唉，他转念又想，谁让自己正处在消费者向财富创造者过渡的艰难时期呢，先委屈委屈自己的名声，毕竟目前解决肚子问题才最为正经和现实。